
日本首要戰犯的 國際審判

拉金斯基 著
羅森布立特

世界知識社

日本首要戰犯的國際審判

米·尤·拉金斯基 著
斯·雅·羅森布立特

薩大爲、李世楷 譯
方藹如、王 庶

楊 旭 校

世界知識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М. Ю. Рагинский и С. Я. Розенбли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РОЦЕСС
ГЛАВНЫХ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НИК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1950-Ленинград

根據蘇聯科學院出版局一九五〇年版譯出

日本首要戰犯的國際審判

拉金斯基 著
(蘇) 羅森布立特

薩大爲、李世楷 譯
方謨如、王 庶

楊 旭 校

*

世界知識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396·787×1092#1/32·9#印張·207,000字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5,000 定價：8,600元

目 錄

前言	1
第一章 首要戰犯的國際審判史略	10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組織國際刑事法庭的嘗試	10
同盟國政府關於追究及懲罰希特勒罪犯的宣言	18
紐倫堡法庭對德國首要戰犯的審判	22
第二章 東京審判的組織	42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設立	42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	48
法庭法官與檢察官的成分	60
辯護的組織	63
被告	72
第三章 審判材料的準備與起訴書的提出	86
東京審判的偵查工作	87
起訴書	91
第四章 證據	107
證人口供	111
被告口供	117
訊問證人	120
證人和被告的書面供詞	129
文件證據	136
第五章 審理階段	150
審理程序	150
宣讀起訴書及訊問被告	155

檢察方面提供證據	157
辯護方面提供證據	171
辯護證據的反證階段 (Rebuttle)	177
辯護人對檢察官答辯證據的答辯(Surrebuttle)...	180
檢察方面的終訟詞	181
辯護方面的終訟詞	193
檢察長的答辯 (反駁)	197
第六章 判決	200
判決書的結構	200
法庭的設立與審理	201
法律問題	202
日本所承擔的義務及其所獲得的權利	207
日本的軍閥統治及戰爭準備	208
日本對蘇聯的侵略	210
太平洋戰爭	222
國際公約所規定的戰爭犯罪	223
對於起訴書中各項罪狀的認定 (Findings)	225
評決 (Verdict).....	229
科刑 (Sentence)	235
判決的執行	236
附錄一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	245
附錄二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程序規則	251
附錄三 日本首要戰犯案起訴書控告罪狀的內容	255
附錄四 起訴書附件“甲”	259
附錄五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日本首要戰犯案判決 書節錄	261

前 言

德日首要戰犯的國際審判¹，曾引起了全世界千百萬人的注目。擁護和平與民主的人士認定這前後兩次審判是反法西斯侵略鬥爭中國際合作在戰後的表現。世界上凡是誠實的人都明白，寬容戰犯乃是準備新戰爭的一種手段。這就是爲什麼他們要孜孜不倦地注視紐倫堡審判及東京審判的進行情況，並要求嚴懲被告席上的德日首要戰犯。

和平與民主的敵人則從另一立場上來觀察這些審判。他們懂得，審判德日戰犯就是打擊侵略勢力和侵略者，就是打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鼓動者。這就是爲什麼國際反動派要玩弄各種各樣的詭計，以期挽救戰犯免於正義的懲罰。

從這裏也就可以了解，爲什麼人們對國際審判的材料表現那樣深刻的關心了。

我們選擇了日本首要戰犯東京審判的材料，作爲我們研究的對象。但是這一延續達兩年半以上的審判案，材料是如此的浩繁，以致我們不得不只限於研究程序法上的某些問題，而不涉及實體法方面。

我們知道，就是審判程序的規則以及提出證據的程序等等，也不只是狹義的法律上的問題，甚至當事人對於個別

1 本書以下把日本首要戰犯的國際審判簡稱“東京審判”，而把德國首要戰犯的國際審判簡稱“紐倫堡審判”。爲審判德日首要戰犯而成立的國際軍事法庭，以後分別簡稱“紐倫堡法庭”與“東京法庭”。

技術規則的爭議也遠超出訴訟技術的範圍。程序上的規則、證據制度、個別證據的採納以及某一證人的受訊等等，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而且尖銳的鬥爭就圍繞着這些問題而發生。

這並不是檢察長與律師之間的尋常鬥爭，也不是法律家們的普通爭論，這乃是和平擁護者與侵略罪犯辯護人之間、民主擁護者與法西斯維護者之間的緊張鬥爭。

根據原有的審判材料——即法庭所採納的文件證據、證人和被告的供詞筆錄、檢察官及辯護律師的發言、法庭的判決、法庭的裁定及決議²，我們打算指出東京審判的法律特點，即指出審判中實際上所發生的一切情況，指出蘇聯籍檢察官進行了怎樣的鬥爭，以及日本戰犯的辯護律師和其他為數甚多的辯護人如何企圖庇護被告，而使愛好和平人民懲罰第二次世界大戰禍首的努力化為烏有。因此我們在本書中必須着重敘述審判的過程、它的個別階段、甚至於公判庭的外部環境，以期有助於對東京審判的全部經過作更深入的了解。

* * *

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是在各自不同的國際環境中舉行和終結的：紐倫堡審判是緊跟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即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開始的，而東京審判則是在一九四六年春季開始的。紐倫堡審判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結束的，而東京審判則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結束的，那時候業已明顯

² 法庭受理了四千三百三十六件文件證據及一千一百九十四件證人證言；開了八百一十八次公判庭及一百三十一次秘密庭；法庭在公判庭上作了五十六件裁定，在法官會議室秘密庭上作了一百七十五件裁定；審判速記記錄共計四萬八千四百一十二頁，而判決書則長達一千二百多頁。

地出現了美英統治集團企圖背棄戰時爲反對侵略國集團而通過的協議、而推行蠻不講理強迫其他國家接受其意志的政策之趨向。

組織和舉行對首要戰犯的國際審判所以有可能，是由於獲得對希特勒德國及帝國主義日本的勝利。在取得這一勝利上，蘇聯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因爲它擔當了給予希特勒匪幫以主要打擊的重任。蘇聯人民及其武裝力量單獨英勇戰鬥而粉碎了希特勒德國的戰爭機器，從法西斯軛軛下解放了歐洲各國人民，並挽救了人類免於褐色瘟疫（按褐色指納粹；納粹黨徒着褐色制服，故納粹黨又稱褐衫黨。——譯者）。

蘇聯在粉碎遠東方面的世界侵略策源地的事業中，也有巨大的貢獻。在太平洋戰爭的整個時期內，蘇聯紅軍在國境上牽制了上百萬的日本主力——關東軍。爲了忠於自己對盟國的義務並爲加速終止已經使人類流了六年鮮血的戰爭起見，蘇聯便應美英的請求而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對日宣戰。這就決定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命運，加速了它的敗亡，迫使它無條件投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期間，當美國和英國處於嚴重的危險關頭的時候，這些國家的領導者便設法與強大的蘇維埃國家結成聯盟並通過了許多對共同敵人作鬥爭的協議，其中也包括嚴懲一切戰犯的決議。就在那時候，蘇聯、美國和英國政府共同向全世界宣佈了一項莊嚴的諾言：無論如何要緝獲一切法西斯罪犯，並迅速交付審判，處以嚴刑。這就使愛好和平的人類相信了法西斯的末日終要到來，而那些使世界慘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巨災大難的人們定會受到應有的懲罰。當時執政的美英反動集團不得不隱起真面

目，而假裝着要同法西斯和侵略勢力鬥爭到底的樣子。

甚至如麥克阿瑟將軍這樣一個美國最反動集團的代表，也在大聲宣揚，說他要堅決貫徹嚴懲日本戰犯（無論他們在那裏被緝獲）的決定。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砲聲剛一停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反民主陣營的首領們，即開始日甚一日地背棄在德黑蘭、雅爾塔和波茨坦各次會議上所一致通過的協議，甚至於破壞國際合作原則本身。

美國和英國違反國際協定和破壞國際合作的事實，是逐日層出不窮的。這一點特別表現在他們拒絕履行其懲罰戰犯的義務上面。

以美國擴張野心最大的集團為首的國際反動勢力明目張胆地企圖建立其世界霸權，於是他們一面復活着德日的軍事潛力以準備新戰爭，一面力圖留用希特勒和日本的罪犯幹部。

衆所周知，德國西佔區的英美軍事當局復活了法西斯組織，恢復了龐大的軍事工業，例如，魯爾及埃森就在希特勒時代的將領和希特勒最親近的同僚如古德林、哈爾德等人領導下，建立了各種軍事部隊。在這一背景上，德境美軍軍政府代表布拉道斯的聲明就不是偶然的了，他聲言美國人從今以後放棄對德國戰犯被控案件的審理，而委由德國法院自行審理³。

最富於擴張野心的美國壟斷組織派駐日本的代理人麥克阿瑟，竭力鞏固日本的反動勢力，恢復日本軍事工業潛力，復活以“財閥”知名的日本康采恩。美駐日佔領當局的反

³ 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真理報”。

動報紙“星條報”曾直言不諱地寫道：“美國的方針就是變日本爲反共堡壘”⁴。這句話的實際意義就是說，日本應和西德一樣，變爲美帝國主義的軍事根據地。由此看來，麥克阿瑟的政策是很明顯的了，他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釋放了二十三名戰犯，其中包括日本著名壟斷資本家鮎川，航空工業巨頭中島及其他等人，又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末下令釋放了被控破壞和平罪的全部在押的“甲”級戰犯⁵。

一九四九年九月“指南針報”發表了美國政治學會會員前美國駐日特務機關人員凱畢特曼關於美國對日政策的一篇論文。

凱畢特曼指出，美國的對日政策，猶如對西德的政策一樣，是與籌劃反蘇戰爭分不開的。這一政策就是要無限期地佔領日本及拖延和約的締結。正如凱畢特曼所指出的，日本將變爲美國的軍事基地。爲實現這一目的，美國佔領當局正依靠着那些把日本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分子，其中包括根據波茨坦宣言應受懲罰的戰犯在內。

根據凱畢特曼的證明，麥克阿瑟關於清算日本壟斷組織“財閥”的聲明，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戰後三菱、三井、住友、安田等等壟斷組織所經營的銀行控制了百分之六十五的工業組合；現在，經過美國人實施“非卡特爾化”四年之後，這些今天全被美國壟斷組織的代表所支配着的銀行，反而控制了百分之八十五的工業組合了⁶。

美英反動政策在資產階級法律學者和法律實際工作者之間也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從紐倫堡法庭判決希特勒德

4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真理報”。

5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真理報”。

6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真理報”。

用的沙赫特)等人無罪上,以及解除對鼓動希特勒及日本侵略勢力反對和平人民的德日壟斷資本家的控告上。

東京法庭審判了所有的被告並處其中七人以絞刑這一情況,是欺騙不了進步的社會人士的。事實終究是事實:被判罪的僅僅只有二十五人,而成千上萬的戰犯,由於麥克阿瑟的直接庇護,都逍遙法外了。其中有許多人且繼續在日本行政機關及經濟機關中佔據着發號施令的位置。許多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重要戰犯,包括日本天皇裕仁在內,都未曾受到審判。

出庭任日本首要戰犯辯護人的,不僅有日本和美國的律師,而且還有很多美國和英國的顯要人物,他們為挽救被告而不惜訴諸卑鄙齷齪的造謠中傷手段來攻擊各民主國家,特別是攻擊為持久和平與世界安全而堅決奮鬥到底的蘇聯。在“辯護證人”方面竟有過如丁納將軍、布萊克上校及前任參謀總長、後來又任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這麼一些美國將領,這並不是偶然的。被告重光葵、廣田弘毅等的辯護律師竟拿來自英國外交部及美國國務院的檔案庫的外交文件向法庭提出作證,那也不是偶然的,因為這些文件都是由英美外交機關的領導人別有用心地挑選出來並慷慨地提供給他們的。美國外交當局將前任美國駐蘇大使而並非無名小卒的反動分子和戰爭挑撥者布立特的照會副本,前任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的電報副本,前任美國駐蘇代辦寇克的電報副本及其他文件,都交給了辯護人,而這些文件都是歪曲歷史事實、捏造事件的,而其所追逐的目的:一方面是庇護被告,另一方面則是誹謗蘇聯愛好和平的政策。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許多文件的簽證,都是出自美國國務卿馬歇爾的手筆。

的手段來殘害人類，這種手段能使千百萬人歸於死亡，使遼闊無際的田園變成荒野。

說到這裏，有一點必須指出：在東京審判期間便已經有了日本帝國主義者準備細菌戰的確實證據。國際法庭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所收到的文件證明，日本陸軍玉中隊在南京對活人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實驗，用有毒的血清對他們做了試驗。但美國籍檢察官竟拒絕了法庭關於進行補充審訊的要求。

一九四六年九月蘇聯籍檢察官把日本陸軍特種細菌部隊——七三一部隊負責軍官川島(清)及柄澤(十三夫)揭發日本軍閥準備細菌戰的供詞筆錄交付美國籍檢察長季楠。但季楠竟拒絕了向法庭提出這些供詞，而且他用以推諉的藉口竟然是：似乎已進行的審訊並未能證實這些供詞。

根據伯力審判所揭發的一切來看，美國籍檢察官在東京法庭上的行爲，乃是存心阻撓徹底揭露日本統治集團，而這種存心乃是唯自私的帝國主義利益是圖的美國反動集團所主使的，這一事實現在已是無可爭辯而人人都看得清楚的了。

第一章 首要戰犯的國際審判史略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組織國際刑事法庭的嘗試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以前，從來沒有過將侵略戰爭罪犯送交國際刑事法庭審判的嘗試。我們記得，被宣佈為十九世紀初葉侵略戰爭禍首的拿破崙一世就沒有經過國際法庭的審判，而是根據戰勝國的政令受到懲罰的。一八一五年八月，俄羅斯、大不列顛、奧地利及普魯士之間所締結的協定宣佈拿破崙為這些國家的俘虜，並將他交由不列顛政府流放到聖赫勒拿島終身監禁。

第一次世界大戰規模之大，戰爭犧牲之巨，以及進行戰爭所用恐怖方法之慘，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紛紛要求懲罰戰爭禍首。凡爾賽和約的起草者在和約內特別加進了規定追究戰犯責任的一章，便是為的順應這一要求。誠如包梁斯基教授所正確指出的，在凡爾賽和約以前，所有一切和約“……如果也提到與戰爭有關聯的違法行為的話，那照例只是所謂‘關於赦免的詭計’，用以使人忘却由於戰爭所產生的侵害權利行為罷了。凡爾賽和約一反過去的做法，而第一次直接地規定了追究戰爭罪犯的責任。”¹

在凡爾賽和約內，其第七章標題為“懲罰”，共有四條

¹ 包梁斯基：“國際審判與戰犯”，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四五年俄文版，第三四頁。

(第二二七條至第二三〇條)專講關於追究違反戰爭法規及慣例者的責任問題。

第二二七條規定：“協約及參戰各國將對前德皇威廉二世霍亨索倫極端冒瀆國際道義及條約神聖力量之行為提起公訴。

為審判被告將設立特別法庭，然保證被告在辯護權上有確實之保障。

此項法庭將由美、英、法、意、日五國任命之法官五人組成之。

法庭將根據國際政策最高原則所提示之理由，並以保證對莊嚴職責與國際義務及國際道義之尊重為懷進行審判。法庭有權規定依其判決應予適用之刑罰。

協約及參戰各國要求荷蘭政府將前德皇引渡以便審訊。”²

大家知道，五國並未組成任何特別法庭，而威廉二世儘管有凡爾賽和約的“威嚴”宣言，也沒有受過審判。十分顯然，所謂協約國政府根本就沒有認真想要審判德國廢帝。對於威廉的審判並未列入當時資本主義國家當權者的計劃之內，因為他們所關心的是將戰爭的真正原因掩蓋起來，將戰爭的組織者及鼓動者隱匿起來，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不僅是德國所發動的而且是法國所發動的帝國主義反動掠奪的戰爭……”³這一內幕掩飾起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威廉二世帶同自己的侍從跑到荷蘭，荷蘭政府讓他躲在阿梅鸞根地方邊琪克伯爵城堡裏，以後又讓他遷避多倫小城內特別撥給他的房舍。

² “凡爾賽和約”，莫斯科一九二五年俄文版，第八三頁。

³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一〇三頁。

協約國照會荷蘭政府要求將威廉引渡以便審判。荷蘭於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四日覆牒拒絕將前德皇引渡，所舉的理由是荷蘭把威廉二世當作“國際衝突的犧牲者”而予以避難權，如果把他引渡受審，將破壞荷蘭憲法及其“歷史傳統”。其次，所謂對於威廉二世所提起的“極端冒瀆國際道義及條約神聖力量”的公訴不明確這個藉口，在荷蘭政府的論據上也起了並非次要的作用。荷蘭政府認為這種公訴並不是一種法律上的行為，而是“受全世界良心所驅使的高尚的國際政治行為”。覆牒指出凡爾賽和約第二二七條據以歸罪於威廉二世的那種行為（按指侵略戰爭。——譯者），並無法律規範以規定其刑事責任。最後，荷蘭拒絕引渡威廉二世的理由是荷蘭不認為自己必須受凡爾賽和約規範的約束，因為荷蘭並未參加此項條約的締結。

現在並無必要來贅述協約國與荷蘭政府間就引渡威廉二世問題所作外交談判的全部情節及往來的函牘。這裏要緊的是要確認一個完全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即協約國絕未打算真正爭得前德皇的引渡，而其所以提出這樣的要求，目的只在於平息世界輿論而已。這一點，不僅荷蘭政府，即連各個戰犯也是完全清楚的。

特萊寧教授正確地指出：“迫使德國屈膝和歐洲大部俯首聽命的強大的戰勝國竟未尋獲能使荷蘭服從追訴威廉的要求而將威廉引渡的辦法。德國人完全明白，戰勝國是不會積極採取這種辦法的。”⁴同時必須指出，我們不同意特萊寧所謂凡爾賽和約“……直接而明確地宣告了……對將來戰犯的裁判和懲罰”這種說法⁵。事實上凡爾賽和約第二二

4 特萊寧：“紐倫堡審判”，莫斯科一九四六年俄文版，第一三頁。

5 同上註。